



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研究专家陈铁健



年过古稀的陈铁健神情健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他在陈独秀研究的极力推动和学术贡献上，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四月末，他在凤凰卫视做的题为《风雨独秀》的讲述，影响深远。五月四日，海南日报记者借研讨会召开之机，与这位严谨的史学家进行了一番对话。



陈独秀孙子陈长琦教授

五月四日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研讨会上，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个准备多时的会议显得意义不一般：陈独秀先生的孙子、合肥工业大学陈长琦教授代表家族在会上发言，他对祖父陈独秀的解读、对研究陈独秀的专家的深沉谢意、对在座青年提出的期望，都让人从中窥见陈独秀后人的风采和对待苦难的豁达态度。

受访者照片由郑先红 摄

陈铁健：

推倒一世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重估陈独秀著作言论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海南周刊：您刚才谈到，1949—2009年60年间，陈独秀著作出版经历了内部限制印发与公开出版发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陈独秀作为戴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徒、反共产国际、反革命、汉奸、间谍等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他的著作只供少数人批判，而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1980年代后，随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陈独秀的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他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人物。

陈铁健：这个结果确实很不容易，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讲话中郑重地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而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其实，在我看来，这部分言论虽不免有误，却可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对照近年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件，人们可以追溯历史进程的清晰脉络和重大情节，重估这些言论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是仅靠口诛笔伐的政治大批判能够了结的。

晚年重竖科学民主旗帜

海南周刊：近年披露的档案表明，陈独秀晚年继续坚持思想启蒙，重竖科学民主旗帜，提出了一系列有强烈震撼力的独到见解，具有普世价值，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您的研究看来是这样吗？

陈铁健：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他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

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陈独秀晚年经过反思提出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他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胡适读过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称其为“终身反对派”。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卓识远见。国民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有碍联苏抗日，下令禁刊陈独秀的文章。已经排除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却也为陈拒绝。托派上海中央猛批陈独秀时，托洛茨基多次派人劝陈独秀赴美参加第四国际领导事务。陈表示在祖国危难之际，他哪里也不去。贫病交加，四面受敌，但陈独秀依然不遗余力地探索变革之道，期望再造中华。

彻底的思想解放者

海南周刊：陈独秀一生跨越了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位在近代中国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复杂多变、充满争议的人物。但他勇于思考、弃绝盲从、永不停滞、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后辈永远追念。

陈铁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常能高瞻远瞩，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相信人类社会进化永无穷期；他坚信包括马克思主义及领袖人物在内，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他是一位彻底的思想解放者。“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1903年青年陈独秀所写的这12字座右铭，是他终生奋进的写照。苦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遗文中蕴含的勇于思考、弃绝盲从、永不停滞的精神，将薪火相传，长留人间。

陈长琦谈爷爷陈独秀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通讯员 秦金虎

早年陈独秀：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5月4日，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研讨会上，陈独秀的孙子陈长琦教授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陈长琦是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1910—1990）的儿子。陈松年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陈松年育有一男三女，长琦是独子。“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十分倔强的孩子，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总是立定不动，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曾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曾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曾祖父看人看准了一半，这个孩子长大后并没有成为盗贼，而是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陈长琦教授以平静的语气说。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张继、邹容、陈独秀挥剪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然而，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容易。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将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一人抓。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对国民性的改造不遗余力。”陈长琦说道。

晚年陈独秀：最自由的最后时光

问及世人少知的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陈长琦说，这是爷爷在世时最凄苦的一段日子，但却是最自由的最后时光。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

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自己早年的一些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毛主席叮嘱关照陈独秀后人

陈长琦教授豁达地谈起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状况。他说，陈独秀有

四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四子鹤年上中学时便投身革命，后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

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

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毛泽东对傅大章等人说：“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陈长琦说，“有了毛主席这个关照，我们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还算比较平静地度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

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陈家的境遇随着陈独秀评价的变化而发生极大的转变。

陈独秀曾说过：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这是陈独秀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值得玩味的是，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的陈独秀墓，在遭受争议、非议多年之后，2001年终于得到保护性维修，供后人瞻仰。

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位奔波一生、争议不休的先驱终于得以在家乡安息。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陈独秀后人，无一例外学的都是理工科，与先祖陈独秀的人文社科专业和选择的道路相距甚远，陈长琦教授本身也是一名工科教授。当记者谈及这一发现时，陈教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那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学理工科能有什么出路？其实，我们的选择也是那一代人的选择。